

漢書

德懋春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註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

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養縣也

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

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勦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

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酈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

爲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嘑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爲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

又池

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已歲月

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曰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

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

債音側界反

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

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

欲殺其妻子長吏已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

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

始立欲已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

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

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

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

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

侯

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

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

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

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爲射陽侯卽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非此地也

兄子尋立鄉侯族兄忠更父侯

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

諡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

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

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也

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

迺起帝聞之常勅騶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

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

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

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

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

一無所用已爲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

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已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

已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已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

贈已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

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

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

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

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若迺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已用天

道實廩已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已施於政也與夫愛

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覓反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

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

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已儵外戚爭

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

收捕儵已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曠也永平元年拜

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已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

琅邪承宮竝海內大儒儵皆已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

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已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已壽張國益

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已至親悼傷之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

帝怒曰諸卿已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公羊傳之女也將者將為弑逆之事也

是已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

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

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縶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縶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

兄君臣之義
也上繫音薩

臣等已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

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

專謂不請也

帝歎息良久儵益已此知名其後弟

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

受榮寵一宗五侯

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

時特進一言女可已

配王男可已尙主

宏爲特進

但已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

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賄甚厚謚曰哀侯帝遣

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

典謂主典負謂欠負

坐

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己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

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飴

醪醇酒汁滓相將也

每輒擾人吏已爲利儵竝

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已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竝

令從之長子汜嗣已次子郴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

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

年三署服其重慎

三署解見和帝紀也

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

鴻臚丞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

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尙嗣初儻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

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

公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

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

準或作准

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

行修儒術已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

陽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尙書郎鄧

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已不

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

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

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尙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也

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

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

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

不足言

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

又多徵名儒曰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

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

或豐衣博帶從

見宗廟其餘已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

老

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

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其求政化

衍衍和樂貌也

詳覽

羣言響如振玉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

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

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

眾百數

開門謂開一家之說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

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已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

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

習諉諉之辭

諉諉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諉諉之言也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

詆欺也

銳錐

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

已致苛刻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

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

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

化流景武之間臣愚已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

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已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

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

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

道

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

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

御史中丞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

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爲太太猶甚也

春秋穀

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

神禱而不祠

禱請而已無祭祀也

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

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尙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

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太官尙方考功上

林池籙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

器械尙方主作刀劍器物籙者於池苑中以竹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

綿聯之爲禁籙也實減謂實覆其數減之也謂太傳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

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

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遣使持節慰安尤

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

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爲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

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

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願曰臣言下公卿

平議太后從之悉已公田賦與貧人卽擢準與議郎呂倉竝守光

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給粟慰安生業流人

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

督農桑廣施方略其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

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已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塲壁說文曰塲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

年已疾徵三轉爲尙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

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

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

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

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迺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

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潁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

識識隨貴人至已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已征伐軍功增封

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

可已示天下帝甚美之已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已母憂辭歸

十五年定封原鹿侯

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

及顯宗立爲皇太子已識守執

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已禁兵入雖極

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已勅戒貴戚

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廷傅寬薛愔等多至公

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已本官印

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已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

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

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倣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
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曰爲華
而少實但私之曰財終不爲言是曰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
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
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觖
望誠爲盈溢

觖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

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

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

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曰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

夫

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

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

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

眩疾甚後已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尙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

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

會疾瘳召見興欲已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

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

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已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

已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

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已謹

勅見幸顯宗卽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

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已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

前書曰周昌沛

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

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

子孫宜加優異其已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

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

在鮦水之陽也音紂

慶弟博為灃強侯

灃強縣屬汝南郡在灃水之北

博弟員丹竝為郎慶推田宅

財物悉與員丹帝曰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

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

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

新陽侯

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

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眾譽

顯宗即位曰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

光武女也

公主驕妒

豐亦狷急

狷疾也音絹

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

曰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

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

五雜